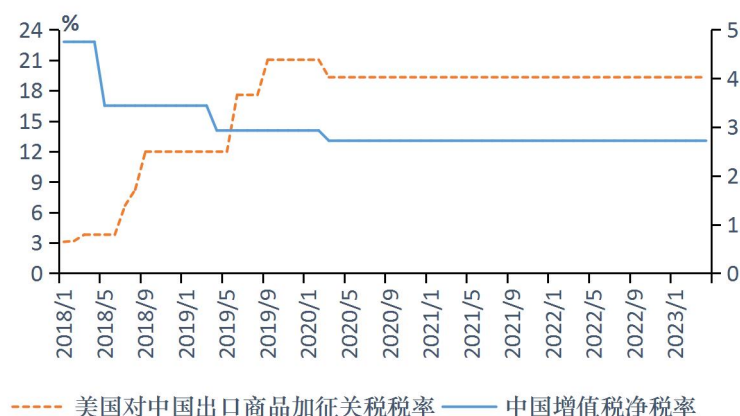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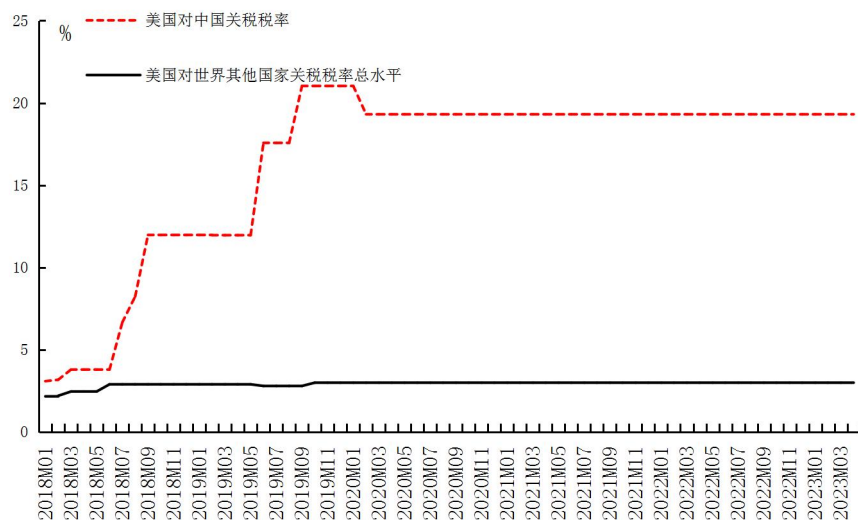




附图 1 美国 301 调查关税与中国出口增值税净税率

注：2018 年 4 月之前我国出口增值税税率共有 17%、13%、11%、6% 四档。2018 年 4 月后出口增值税税率调整为 16%、10% 和 6% 三档。2019 年 4 月后变为 13%、9% 和 6% 三档，由于我国实行出口增值税税率，且出口退税并非全退，所以存在剔除出口退税率后的出口增值税净税率。此处，本文将原出口退税率视为其出口增值税税率，按不同档次的原出口退税率与变化后的出口退税率作差，并乘以不同档次商品我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占我国对美国出口总贸易额的比重作为权重，加总后得到图中出口增值税净税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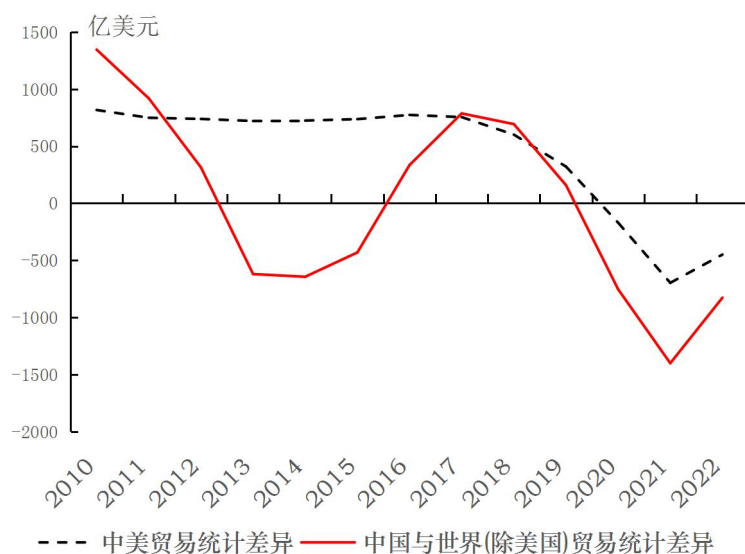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中国海关总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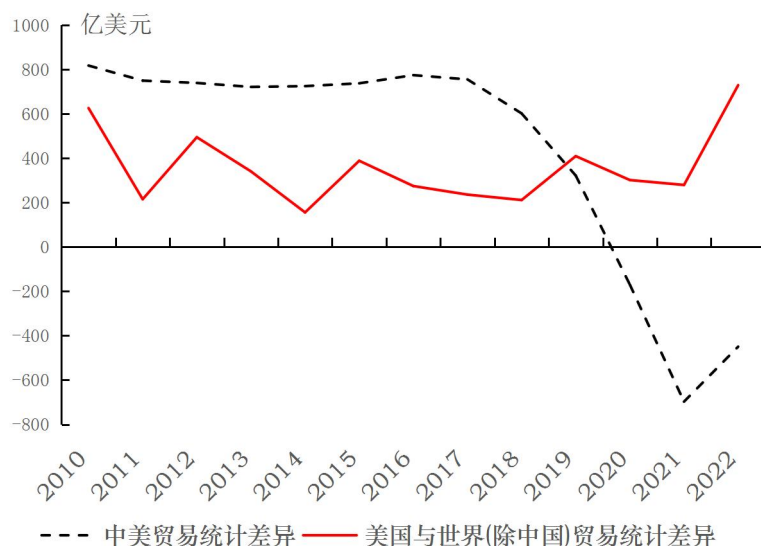
附图 2 美国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关税税率总水平变化 (%)

注：此处的关税含剔除排除清单中商品的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关税税率信息来自 WTO 数据库，作者汇总。2018 年中国对美国以及美国对中国关税调整使双边关税水平变化情况参考 Bown (2019)。



附图 3 中国报告的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统计差异



附图 4 美国报告的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统计差异

注：中美贸易统计差异是指美国报告的从中国进口贸易额减去中国报告的对美国出口贸易额，这个数据既是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也可视为美国与中国的差距；中国与世界（除美国）贸易统计差异定义为世界（除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贸易额减去中国报告的对世界（除美国）的出口贸易额；美国与世界（除中国）贸易统计差异定义为美国报告的从世界（除中国）的进口贸易额减去世界（除中国）报告的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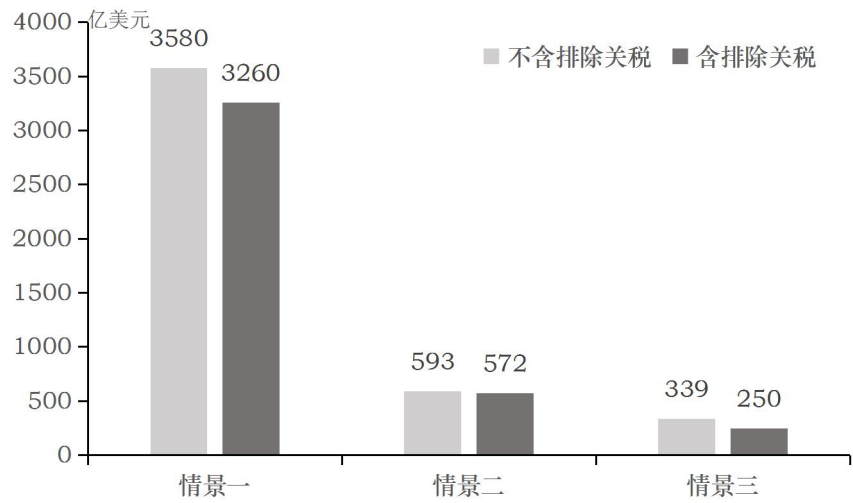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者估计。

附表 1 模型的三个处理组中所包含的产品种类及其对应贸易金额

	处理组介绍	产品种类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情景一	只在美国 301 调查第 1-4 阶段关税清单中（5500 亿美元）但不在中国增值税净税率下降超过 1%及以上的贸易商品清单中的贸易商品。	01-24 类可食用活禽谷物蔬果；25-40 类无机及有机化合物，矿物质材料；41-60 类，65-68 类纺织物，木制品，化学纤维，帽类零件；70-83 类：贵金属及贱金属原材料；84-94 类：钟表，光学，医疗精密仪器车辆，航天器，核反应堆，电机零部件。	约 3240 亿美元	约 3580 亿美元	约 3770 亿美元	约 2018 亿美元
情景二	在中国增值税净税率下降超过 1%及以上的贸易商品清单中但不在 301 调查第 1-4 阶段关税加征清单中的贸易商品。	01-24 类可食用活禽谷物蔬果；29-40 类有机化学品,着色料，蛋白类物质，橡胶；43-44 类人造皮，木炭；48-49 类纸浆原材料；68 类石膏水泥原材料；70-78 类贵金属及贱金属原材料；90-91 类钟表，光学，医疗精密仪器。	约 502 亿美元	约 593 亿美元	约 701 亿美元	约 629 亿美元
情景三	同时在美国 301 调查第 1-4 阶段关税清单和中国增值税净税率下降超过 1%及以上的清单中的贸易商品。	12-14 类植物类材料；29 类有机化学品；39 类塑料制品；69-70 类陶瓷，玻璃制品；74 类铜制品；83 类贱金属杂项制品。	约 299 亿美元	约 339 亿美元	约 371 亿美元	约 322 亿美元

注：表中最后三列为各处理组对应的贸易额。例如，2020 年情景一对应的贸易额为 3580 亿美元，即 2020 年面临 301 关税影响同时不含中国出口退税调整的美国自华进口商品总值是 3580 亿美元。情景二对应的 593 亿美元，即 2020 年仅面临中国出口退税调整（1%及以上）但不受 301 关税影响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总值为 593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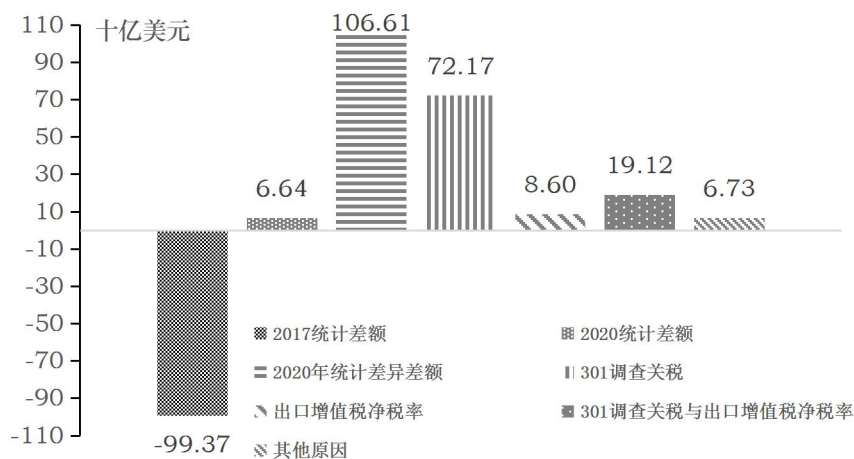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中国海关总署，作者计算。



附图 5 2020 年含排除及不含排除情况下三种情景对应贸易额（301 调查关税 1~4 阶段）
注：作者根据美国商务部、中国海关总署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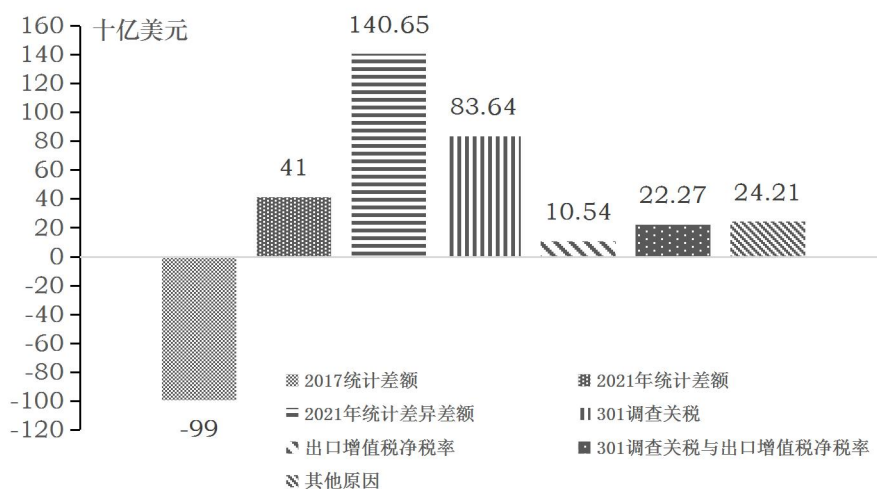
附表 2	三种情景下受美国关税和中国出口增值税净税率变化影响商品权重估计			(%)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2019	71.88	11.99	3.32	
2020	74.98	12.66	3.84	
2021	74.45	12.16	3.80	
2022	37.59	10.81	3.60	

注：在情景三中同时受美国加征 301 调查关税及中国出口增值税退税政策调整影响的美国自中国进口贸易额和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有两种估算口径，一是基于美国进口额，估计美国进口额中同时受两种政策冲击的商品贸易额占美国自中国进口贸易额的比重；二是基于中国出口额，估计中国出口额中同时受两种政策冲击的商品贸易额占中国对美出口总贸易额比重。以 2020 年为例，情景三里美国口径受两种政策冲击的商品贸易额占比是 3.84%，中国口径受两种政策冲击的商品贸易额占比是 3.25%，两种口径估计的结果将近。考虑到受 301 调查关税影响的商品规模相对于受出口增值税净税率变化影响的商品规模更大，本文选用美国口径，若选用中国口径或中美口径均值，情景三权重差异在 0.1%到 0.3%之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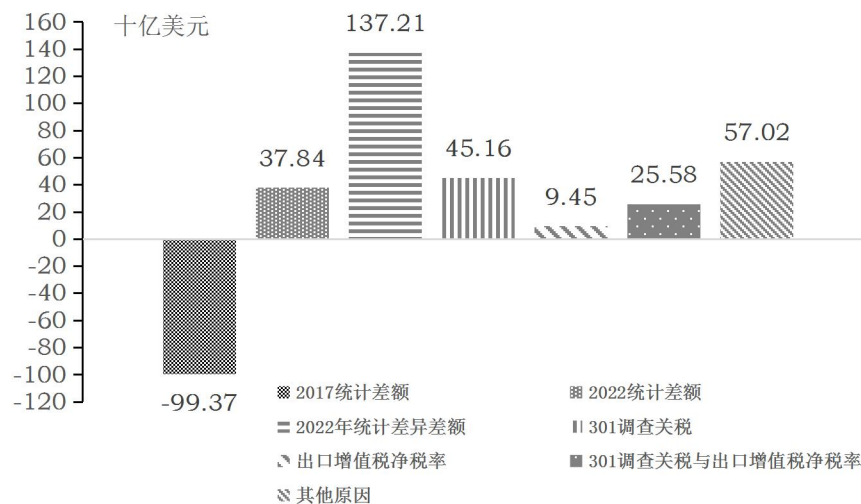
附图 6 2020 年相对 2017 年中美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差额分解

数据由作者估算。



附图 7 2021 年相对 2017 年中美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差额分解

数据由作者估算。



附图 8 2022 年相对 2017 年中美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差额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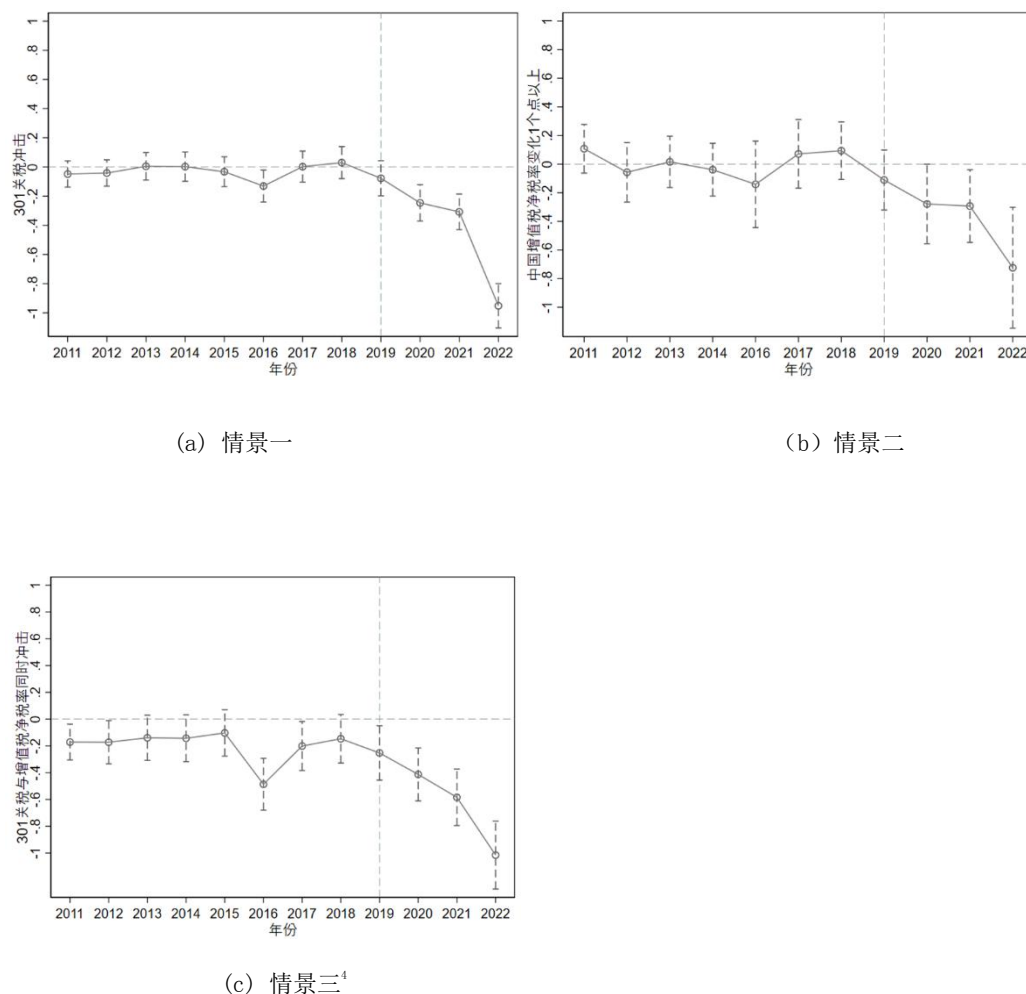
数据由作者估算。

除此，还有其他原因解释了中美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差额的三分之一。一是中国香港及其他地区转口导致的间接贸易问题。2020 年美国取消中国香港贸易特殊待遇使经中国香港转口的中国对美出口额不断降低，即美国经中国香港转口的货物进口下降¹，必然降低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使两国贸易统计差异差额向下调减。二是运输时滞问题。新冠疫情冲击导致航运时滞较高，使得中国统计对美出口额而美国并未统计自中国进口贸易额，从而导致 2020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规模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扩大，造成两国货物贸易统计差异向下调减。特别地，2022 年其他原因对中美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差额的影响程度较加征 301 调查关税冲击更甚，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2022 年俄乌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价格水平，叠加运输时滞进一步扭曲了中美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差额。第二，美国政府对华实施的贸易“脱钩断链”政策，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IIE）数据²显示，美国 2022 年进口被加征 301 调查关税的中国商品贸易额较 2018 年降低 40%，因此美国对华贸易“脱钩断链”政策会大幅降低美国自中国进口贸易额³，导致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差额向下调减。

¹中美贸易统计工作小组 2012 年发布的《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介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货物里，经过中国香港转口的间接贸易统计问题是导致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的第二大诱因。

²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imports-china-are-both-decoupling-and-reaching-new-highs-heres-how>

³ 美国通过第三国间接贸易的方式进口被加征 301 关税的中国商品，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不会明显下降。



附图9 三种情景下处理组与控制组平行趋势检验

附表3 关税与中国出口增值税净税率调整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影响（301 调查关税 1~3 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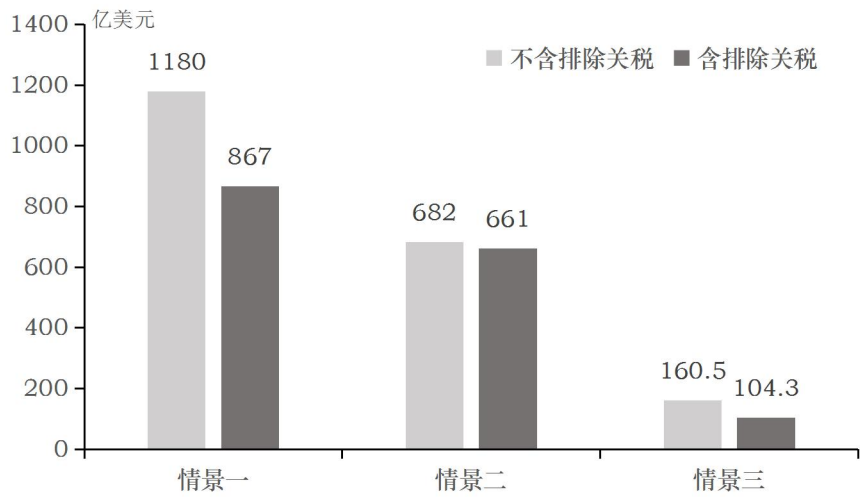
⁴ 特别地，在情景三中，2016-2018 年存在不为 0 的组间差异，且表现为上升趋势，此情况在 2019 年后逆转。本文认为这可能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 2017 年 1 月特朗普上台后随即在经贸领域对华采取强硬表态，更是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签署行政令正式对中国开展“301 调查”，该调查结果也成为 2018 年 7 月以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主要依据。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受 301 调查影响，美国进口商预期 301 调查所涉及商品的进口关税将在短期上调，因此会倾向于加大对该类商品的进口规模。在本文所讨论的情景三中，处理组一共含有 465 种商品，其中涉及 301 调查的商品共计 37 类，占处理组总金额 11.9%。而在情景三中控制组并未含 301 调查内的商品。这就会导致在 2017-2018 年间，受关税加征预期影响美国进口商会倾向增加部分处理组商品进口，使原口径下东向贸易统计差异扩大，而不含 301 调查内容的控制组则不受影响，导致 2016-2018 年间，处理组相对控制组的贸易统计差异呈现上升变化趋势。2018 年 7 月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政策正式生效，美国进口商调整策略，通过低报进口价格的方式缓解加征关税导致的成本上升影响，导致 2019 年后平行趋势发生逆转。二是 2016 年 11 月 4 日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将机电等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少 1 个百分点。这部分产品中有 7 个商品涵盖在三个情景控制组中，占控制组 270 个商品总额的 0.6% 左右。由于出口补贴会提高中国出口商报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控制组东向贸易的统计差异，导致处理组相对控制组的呈现上升变化趋势。以上两方面影响也分别见于情景一和情景二，导致两情景 2016—2018 年呈上升趋势变化。但受制于样本规模，关税预期及出口补贴因素在情景三中的叠加影响程度较情景一和情景二显著。

	情景一 301 调查关税	情景二 中国出口增值税 净税率变化	情景三 301 调查关税和中国出口增值税净 税率变化
$Treat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0967** (0.044)	-0.121* (0.068)	-0.105* (0.054)
是否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²	0.032	0.035	0.031
样本量	21338	11565	13781

注：此表与上表 3 相比，下表 6 与上表 4 相比，情景一的样本数量不变，情景二与情景三的样本数量却大幅增多的原因在于，以情景二为例，在稳健性检验中，情景二中的处理组为不受美国 301 调查关税第 1~3 阶段关税清单影响但享受出口增值税净税率下降的产品，控制组为既不在美国 301 调查美对华加征关税第 1~3 阶段关税清单中，同时又未受到中国出口退税调整影响的产品，由于在 1~3 阶段关税清单的产品远远少于在 1~4 阶段关税清单的产品，从而未在 1~3 阶段关税清单的产品就会远远多于未在 1~4 阶段关税清单的产品，导致情景二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数量均大大增多。同理，情景一中的处理组减少的数量恰恰等于控制组增加的数量，所以样本数量未变，而情景三由于处理组数量小幅减少而控制组大幅增多，总样本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附表 4 剔除排除情况后关税与出口增值税净税率调整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影响（301 调查关税 1~3 阶段）

	情景一 301 调查关税	情景二 中国出口增值税净 税率变化	情景三 301 调查关税和中国出口 增值税净税率变化
$Treat_t^{ex\alpha} \times Postshock_t^{ex\alpha}$	-0.094** (0.045)	-0.117* (0.069)	-0.101* (0.056)
是否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²	0.032	0.035	0.031
样本量	21103	11520	13665



附图 10 2020 年剔除排除清单中商品前后的三种情景对应贸易额（301 调查关税 1~3 阶段）
注：作者根据美国商务部、中国海关总署整理。

附表 5 301 调查关税滞后一至三期对贸易统计差异的影响

	剔除关税排除前			剔除关税排除后		
$L1.Treat1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10**			-0.212**		
	(0.044)			(0.046)		
$L2.Treat1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64***			-0.268***	
		(0.046)			(0.047)	
$L3.Treat1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68***			-0.271***
			(0.046)			(0.047)
是否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039	0.042	0.047	0.033	0.036	0.040
样本量	18347	16569	14895	17828	16050	14378

附表 6 出口增值税净税率调整滞后一至三期对贸易统计差异的影响

	剔除关税排除前			剔除关税排除后		
$L1.Treat2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03**			-0.175**		
	(0.072)			(0.078)		
$L2.Treat2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61***			-0.225***	
		(0.074)			(0.079)	
$L3.Treat2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306***			-0.276***
			(0.075)			(0.080)
是否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020	0.020	0.023	0.013	0.013	0.015
样本量	3784	3359	2987	3679	3255	2883

附表 7 301 调查关税和出口增值税净税率调整滞后一至三期对贸易统计差异的影响

	剔除关税排除前			剔除关税排除后		
$L1.Treat3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12***			-0.209***		
	(0.047)			(0.049)		
$L2.Treat3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28***			-0.219***	
		(0.048)			(0.050)	
$L3.Treat3_t^\alpha \times Postshock_t^\alpha$			-0.244***			-0.236***
			(0.048)			(0.050)
是否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032	0.031	0.036	0.026	0.024	0.027
样本量	8012	7167	6422	7748	6902	615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0.1*, p<0.05**, p<0.01***)